

科普文学



《现代科学史》(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2020年6月)是一部厚重又轻松的作品。两位英国科学史家以通俗的讲解方式,配合绘画、实验示意图、手稿、照片等珍贵图片,意向向读者介绍这场非凡的历程以及相关的科学观念是如何变化的。

作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关注科学发展历程的片段,包括化学、物理、地质、生物、遗传等各个领域的讲述,另一部分则就不同主题进行探讨,包括科学组织、生物学与意识形态、科学与宗教、与医学、与战争、与性别等主题,两部分有所交叉,相互映鉴。

现代科学的进步与反思

林 颐

该书先是让读者了解过程,在事实与分析的基础上,对科学的本质以及科学方法的神话观念进行介绍。对于科学家做什么,以及科学是如何进步的,该书提供了一些解释以及质疑,读者将对“科学到底是什么”有更深刻的理解。

科学的萌芽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时代,哲人们就在探索世界。不过,科学拥有确切的价值标准和研究目的,对公众产生深刻影响,得到社会承认,迄今却不到五百年的时间。

科学发展到此并非一蹴而就。我们需要认识发生在16世纪、17世纪的天文学和自然哲学上的革命,这场革命挑战的是在古希腊和欧洲中世纪就确立了的、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相当合理的、基于地球中心说的天文学和自然哲学。这场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与社会背景和社会塑形紧密关联。对自然界,或者说对所有的自然学科进行宏大的系统解释,必须挑战社会习俗及固定的陈旧的思想。自然科学家、哲学家们必须维系与宗教、教育制度和政治环境之间的适当的关系,因此哥白尼、伽利略

等人不得不面对狂风暴雨的洗礼。

想要走进科学就需要我们了解发生在18世纪、19世纪涉及各个领域的近乎全方位的科学和技术革新。背后的动机根源于启蒙哲学,它颂扬人类理性理解世界的力量。牛顿和达尔文的科学时代已经到来,科学家们前赴后继地发挥解释效力,承诺人类以统治自然的力量。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新的“启蒙”世界观认为,所有的变革都是以新科学为模型的,并且新科学是所有的变革扩大其权力的源泉。

那么,科学是否就至高无上呢?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开卷之初就批评了“辉格史”。这个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名词,在如今,任何将过去视为一块块通往现在的垫脚石并认为现在胜于过去的历史都被视为辉格史。辉格史的叙事有什么错误呢?比如,我们现在常常把哥白尼、伽利略放上神坛,认为他们超越了他们的时代,这种看法实际上剥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把当代的信念和价值观投射到他们的身上,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反对者并非就是愚蠢、迷

信和非理性的坏蛋。

并不是要否定“进步”,而是要重新审视构成“进步”的事实和理念。我们通常以为,所有今天已经被验证是不正确的东西,就是非科学的。但是,现代科学的历程证明,没有哪一种模型(包括方案、数据、结论等)是永恒的。假如某种模型一旦被取代,就被认为是非科学的,科学将完全失去它自身的历史。所谓科学,并不完全等于正确,而是在反复纠正自身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错误”也是科学不可缺少的,必然的组成部分。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科学在现代文化里拥有了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人类逐渐发现,科学有时走向它曾经的对立面。20世纪涌现的各种问题,即本书第二部分呈现的科学与环境、医学、战争、性别运动等错综复杂的纠葛,让现代人陷入思虑。人们不再简单地认为科学就是好的、客观的、理性的和中立的。科学是什么以及科学是干什么的问题令人深思。它制造的问题与它解决的问题,构成这个一体两面。



山城的屋檐

汪 渔

重庆别号山城。它的性情,名副其实地诠释着“山”字。重庆城坚硬阳刚,重庆人肝经火旺,重庆话直接敞亮。

父亲对重庆城的印象,大多停留在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上。我跟他讲,三千年江州城,八百年重庆府,不仅仅是“高高的朝天门,挂着棒棒军的梦”。

2009年秋天,我陪他溯江而上,逛了一回重庆。

来到朝天门,眼前的嘉陵江清秀澄碧,长江莽苍浑黄,清浊汇流,泾渭一体,滔滔滚滚,挟势东去。父亲感慨,这是多大一席鸳鸯火锅呀!

他想看重庆大礼堂。

直辖之后,重修这座礼堂,重庆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下一心,完成了这座宏伟建筑。而今的她,俨然一种气氛、一种象征、一种精神。

著名的中山四路,黄葛树遮天蔽日,树影斑驳,低调沉静。石砖、青瓦、灰墙、拱窗,铺叙成历史长廊。但凡眼见的物什,都在诉说沧桑往事。

傍晚遇雨,手忙脚乱回到酒店。我问父亲当天感受,他只悠悠回了一句:好多的楼,好多的房,就是不见屋檐。

我感到震撼。

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乡村的屋檐,并不只是方便住家自己。匆匆赶路的行人,无家可归的路人,白日里突然遇雨,暗夜中无力赶路,都可以随便躲进一个背风的屋檐。春天来临,燕子双双对对,来到檐下筑巢,燕语呢喃,生儿育女,乡邻都会艳羡,因为这被视为祥瑞。

屋檐承载了如此温情,父亲特别在意的又岂止是害怕天上突然下雨?

2011年秋天,工作调动,来到重庆城里。先行“进城”的熟人朋友,免不了轮番“接风洗尘”。

第一天晚餐,重庆火锅。

第二天晚餐,重庆火锅。

第三天晚餐,重庆火锅。

我说,每天一顿火锅,实在受不了了。

朋友一本正经跟我说,如果感到做事不顺、睡眠质量差、干什么提不起精神,归根结底因为没吃好。饮食有真意,融入一个团队,融入一座城市,当地味道,是最好的媒介,接受当地味道,便是最好的开端。

碰巧那时正在读着梁实秋先生的大作——《雅舍谈吃》。梁先生在重庆的住地名为“雅舍”,文中满纸人间烟火,字字温存岁月,那些味道力透纸背,穿过时光,沁人心脾。

我认同了朋友的说法。周末只要不加班,我便跟着他们,闻香识路,穿梭于重庆的大街小巷。由此我知道,九园的包子,可以有搪瓷碗那么大;黄泥垆的小龙虾,可以有五种味道;解放碑那家串串香,须得带着凳子排队;跷脚牛肉里,不能加肥肠;水煮鸡杂,可以做面臊子;南岸区的小餐馆,有火爆毛肚;开车三小时到达的巴南区的那家菜板肉,其实是发给食客刀和菜板,自己切肉……

一路追寻味道,我邂逅了牛角沱、大石坝、谢家湾、读书梁、花园一村、洋河二村、嘉陵三村……大城市里的这些地名,就像乡间的那些孩子,长大出息后穿皮鞋了、打领带了,但仍然是乡邻口中的“蛮牛”“狗剩”——如果父亲还没离开,能够了解到这些,他会不会有回到生养他的天城村那般亲切?

此后,我仿佛一滴墨汁,落进一片宣纸,融入这座城市,赞许这座城市。墨汁赋予宣纸以灵魂,宣纸赋予墨汁以烙印,身体的节奏,分明地感应着山城的爬坡上坎与四季脉动。

最近两三年,山城的“8D”“魔幻”,让整座重庆城成了“网红”。

洪崖洞的吊脚楼与璀璨灯火、李子坝轻轨穿楼、停在二十三楼的公共汽车、鹅公岩立交让导航失灵……外地人眼里许许多多的不可思议,是重庆人民的朝夕相处。特色景象吸引着天南海北一批批的游客前来“打卡”。

我是多么担心这位新晋网红,红得飞快又忽而黯然失色。我担心她微醺之后飘飘然,担心她变得头重脚轻,担心她终究失去山的稳重……

“莽子”事件出现,我的一切担忧释然。

市区公园有口鱼池,池里有条大鱼,名叫“莽子”。因为体重过重,行动笨拙,无法与别的鱼抢食。市民疼它爱它,单独喂它,无论大人小孩,站在池边唤声“莽子”,它便应声而至。十多年里,它给无数孩童以快乐,给无数老人以欢欣。

然而一夜雨后,“莽子”消失。网络上,网友为它祈福祈福;电视新闻里,老人们泣不成声;电视机前,小朋友哭喊“我要‘莽子’!”

山城人粗糙刚毅的内心,被一条鱼击中柔软的部位。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失去“莽子”的时刻,夜是黑的,然而人心的窗口,却透着亮光,“吱呀”一声,心窗洞开,急切地呼唤着“莽子”快快躲进心底的屋檐。情为何物,“莽子”的灵魂一定知道。

2019年国庆期间,重庆市民的手机,天天不厌其烦,不时跳出一条短信:“请本市市民,错峰出行,为外地游客提供游览方便,展示重庆市民良好形象。”

此间,重庆的大街小巷,解放碑、磁器口、朝天门、来福士、大剧院、长江索道……外地游客爆满。

游客实在太多,可以瞭望洪崖洞夜景的千厮门大桥挤到无法通行,重庆当机立断,“封桥迎客”,对于千厮门大桥实行汽车限行。为方便游客拍照,重庆两江四岸,灯饰夜景每日延长亮灯两个小时。玩得太晚,怎么回酒店?重庆全力调度,公交、轻轨推迟收班,再晚也要把游客送回暂住地。

跟所有居民一样,我也自觉“禁足”。天天待在家里。一言不发,究竟不是重庆人的性格。于是大家纷纷发短信息“开涮”,回复调侃“10086”:

“好的,好的!我已经在家躺三天了,祝外地游客在重庆玩得开心!什么时候可以出门您给我回个短信。”

“为了对外展示形象,天天待在家里打麻将,都输了三千多了!您又不给报销。我就想问多久才可以出去?”

“我都宅家好几天了!外地游客想看重庆美女,再不让我出去露个脸,怎么展示重庆的良好形象?”

“我在外地,家里钥匙放在消防栓那里的,你们拿去把门打开让外地游客住吧。”

那几天,我时常想起父亲说的“屋檐”。

重庆的楼房确实没有屋檐。

重庆城真真切切有了屋檐。

它是这座城市的情商与格局,就在城市的上空,抬头可见,触手可及。

腾出一座城市来“宠游客”之后,也没忘记“宠市民”:重庆的国庆灯饰,一直亮到月底,留给市民欣赏。

2020年的秋天,我的孩子小汪,通过自身努力,成为这座城市里的一员。每到“长假”,她都会说:“爸爸,我们回乡下去吧,把重庆城腾出来给外地游客。”

她能这样,我很欣慰。

希望下一代,活得都比我们从容。既有避雨的地方,又有看雨的心情,还有能力为人筑道屋檐。至少,在自己的心底有道屋檐,心怀天下,悲悯苍生。